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明季滇黔佛教考

(外宗教史论著八种)

陈垣 著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明季滇黔佛教考

(外宗教史论著八种)

陈垣 著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小引	(484)
禅宗五家宗派表	(486)
清初济宗世系表	(487)
清初洞宗世系表	(488)
明清间僧诤年表	(489)
卷一 济洞之诤	(492)
一 《五灯严统》诤	(492)
二 《晦山天王碑》诤	(498)
三 《五灯全书》诤	(504)
卷二 天童派之诤	(512)
一 《天童塔铭》诤	(512)
二 “密云弥布”扁诤	(518)
三 《灵岩树泉集》诤	(523)
四 《牧云五论》诤	(529)
卷三 新旧势力之诤	(536)
一 云门雪峤塔诤	(536)
二 平阳御书楼诤	(542)
三 善权常住诤	(549)
记馀	(556)
征引书目略	(561)
后记	(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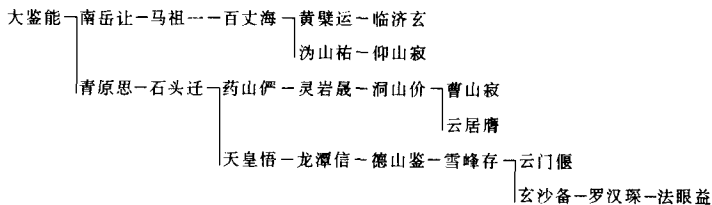
小 引

《潜研堂金石跋尾》八，杨岐山《禅师广公碑跋》云：“广公者，乘广也。古人称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图澄曰澄公。宋元人称僧，或名字兼举，若洪觉范、妙高峰之类，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鲜矣。”《清诗别裁集》辑于乾隆中，其卷三十二《僧人小传》，属笔多误，如戒显字晦山，误悔堂，南潜字月函，误月岩，正岩误止岩，又误为徐继恩，皆开卷前三名也。然徐继恩、止岩之误，《渔洋诗话》已然。又清初僧派，密云、天隐下，为通、行、超、明四辈，而乾嘉以来总集，僧诗一类，每将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后，祖孙父子倒置。可见宗门掌故，注意者鲜，钱先生之言，非无因而发也。不佞少读儒书，不娴内典，年来老境侵寻，读书不能久视，闲阅僧家语录，以消永昼，觉其中遗闻佚事，颇足补史乘之阙，时复默而识之。去岁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门纷争》一篇，以限于滇黔，未能论及东南各省，兹特扩为此篇，以竟其说。《南雷文定后集》三，《周子佩墓志》，谓：“子佩留心二氏，好与其徒往来，是时天童、三峰两家，纷拏不解，青原、南岳，又争其派数之多寡，

子佩以调人为之骑邮，不辞劳攘。”兹篇所记，即天童、三峰纷拏之余波，青原、南岳斗诤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遗民僧之被诤者附焉。每诤必有一二士大夫点缀其间，酒后茶前，足资谈助。以云知宗门掌故，则吾岂敢！

一九四一年一月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励耘书屋

禅宗五家宗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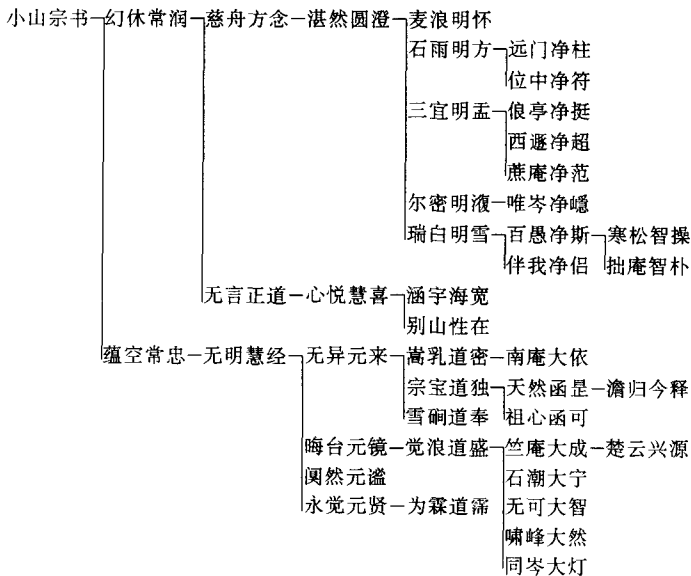
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二支，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支，若将天皇改隶马祖，则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四支，青原下出曹洞一支，是为争点之一。

清初济宗世系表（以本文所及者为限）

笑岩德宝—幻有正传—	密云圆悟—	汉月法藏—	默弘成—	豁堂正岩
			澹予弘垣—	仁庵济义
			具德弘礼—	巨勃 恒—雪悟 思
			剖石弘璧—	晦山戒显
				三目智渊
				硕揆 志
			继起弘储—	大庾行韬
			潭吉弘忍—	昙应文泉
	破山海明—	丈雪通醉—		僧鉴晓青
				槃庵正志
				月函南潜
	费隐通容—	隐元行琦—	孤云行鉴—	卑牧式谦—宙亭纪荫
			独冠行敬—	轮庵超揆
				水鉴慧海
	木陈道忞—	天岳本昼—		
		旅庵本月—		
		山晓本哲—		
		犀照本彻—		
		雪樾真朴—		
		蛤庵本圆—		
	石奇通云—	法幢行帜—		
		道行严恂—		
	牧云通门—	古云 杰—	雪鉴 意	
	林野通奇—	道莽 静—	霁岑超水	
天隐圆修—	簪庵通同—	天笠行珍—	桂芳 林	
雪峤圆信—	玉林通琇—	白松行丰—		
		茆溪行森—		
		骨岩行峰—		
	松际通授—	云外行泽—		

僧名上应称号，然或称寺，如密云称天童，汉月称三峰，费隐称福严，玉林称报恩，继起称灵岩之类，今此表概称号。

清初洞宗世系表



《五灯严统》小山下仅列幻休一支，而列无明慧经、无异元来于卷十六《未详法嗣》，晦台、阆然、永觉三支遂无从统，亦争点之一。

明清间僧诤年表

- 天启四年甲子 密云悟手书源流付汉月藏
- 天启五年乙丑 汉月藏住邓尉著《五宗原》
- 崇祯八年乙亥 汉月藏卒年六十三
- 崇祯十五年壬午 密云悟卒年七十七 继起储重刻《天童七书》
- 崇祯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铭》诤
-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丁亥 雪峤信卒年七十七
-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戊子 觉浪盛因事入狱
-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辛卯 木陈忞继起储质狱东瓯
-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癸巳 《灵岩树泉集》成 木陈集同人
诗文名《新蒲绿》
-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甲午 《五灯严统》成 云外泽卒年
四十八
-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乙未 箸庵问卒年五十二 满益旭卒
年五十七
-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应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铭》诤 九月木陈忞应清帝召至京 觉浪

盛卒年六十八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辛丑 费隐容卒年六十九 继起储
继住金粟 徐昌治撰《辛丑纪事》 《汉月藏年谱》成
木陈出《北游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云弥布”扁诤 晦山显撰《天王寺
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继起六十寿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黄梨洲撰《汉月塔铭》 百愚斯卒年五十
六 三宜孟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峤塔诤 位中符出《法门锄究》 十月
具德礼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诤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陈撰《宝奎说》及《〈从周录〉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云门卒年七十三 无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继起储卒年六十八 位中符出《祖灯大
统》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离善权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陈忞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权毁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槩庵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澹归今释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偃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笠珍与雪悟思法诤

康熙廿七年戊辰 毁《牧云五论》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潜撰《洞宗世次疑问》

康熙卅一年壬申 蔗庵范卒年七十三

-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灯全书》成 拙庵朴与霁峯永第二
书
-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钜序《离六堂集》
-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庵语录》
-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粤东当事书 石濂汕卒

卷一 济洞之诤

一 《五灯严统》诤

《五灯严统》廿五卷，费隐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灯会元》，仅将天皇悟以后各代，及云门、法眼二宗，《会元》所标为青原下几世者，改为南岳下几世；又将卷六末《未详法嗣》，移置卷十六后，而著无明慧经、无异元来等于其中，即谓之《严统》。如此著书，亦太易矣，顾与重刻《会元》一次何异，而乃以《严统》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池池之声，尤距人千里，诤乌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诤，本起于北宋，《释氏疑年录》五曾论之。盖北宋末，五宗惟临济、云门特盛，好事者乃造为云门亦出南岳之说，欲以息诤，而不知诤因此而愈炽也。《石门文字禅》廿三《〈僧宝传〉序》，谓“自嘉祐至政和之初，云门、临济两宗之裔，卓然冠映诸方”；《林间录》最早载《丘玄素伪碑》，亦谓“今妄以云门、临济竞者，可发一笑”；元丰三年孙觉序《玄沙备广录》，谓“近世言禅尤盛，而云门、临济独传”；宋徽宗序《续灯录》亦谓

“云门、临济二宗，独盛于天下”。据此，可见北宋云门之盛。息诤者欲引云门归南岳，会皇、王二字，传写偶误，遂谓有两天皇，天皇属青原，天王属南岳，而云门自随天王属南岳矣。《释氏疑年录》所谓“其意不在天王，而在云门之改属也”。

《浪亭语录》十三，有《祁季超居士来书》，谓：“天王之误，实始于张商英，《林间录》出大观元年，误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马祖。后十七年为宣和六年，《僧宝传》成，请侯延庆作序，谓庆曰：‘达磨之后，析为二宗，其一为石头，曹洞、云门、法眼宗之。’是《林间录》之谬，觉范已自悔其非，潜行改正，不宜与商英同条共罚也。”浪亭答之曰：“尊见极是。弟非敢苛求觉范，但张无尽无忌惮小人，本不足责，其视云门、临济，一如元祐、熙宁，亦欲分门裂户。觉范悞信，遂尔堕其术中，一盲众盲，为可怜悯。大川济作《五灯会元》，祖述传灯，无别为天王道悟者。后一二百年元至正间翻刻，误引《林间录》作小注，皆自觉范开之。故曰商英不足责，责在觉范，虽侯延庆辨之于卒，罪何补哉！”

季超祁骏佳，浪亭净挺，即徐继恩，皆三宜孟弟子，其说实先得我心。然谓元至正间翻刻《五灯会元》，始引《林间录》作注，则吾见宋宝祐本《会元》，已有此注，不始于元也。盖南宋以后，云门渐衰，曹洞起而代之，叶梦得在绍兴中著《避暑录话》，其卷上言：“近岁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洞山道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又绍定二年吕潇序《天童净语录》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则机关不露，临济则棒喝分明，虽作用弗同，实殊涂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陈晟序《云外岫语录》云：

“禅有五派，今行于四方者，曰临济，曰曹洞，然学禅者多宗临济，而曹洞为孤宗。”据此，知宋末元初，与临济并称者为曹洞，非云门，与北宋时异。故济云之诤，遂移为济洞之诤也。

至明两宗并微，晚而复振，撰灯录者纷起。《严统》之病，在过信《林间录》及讹谬不堪之《佛祖通载》。《丘碑》之伪，辨者已众，《通载》之谬，言者尚希，《严统》以《通载》为曾颁入藏之书，笃信而不加别择，遂有此失。然当时之诤，不尽在天皇之改属，而在列无明慧经于《未详法嗣》，及谓湛然圆澄来源无据，大伤洞上之心。洞上显学，莫觉浪盛、三宜孟若，盛为无明之孙，孟为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为原告，费隐为被告，而掀起禅宗史上所谓甲乙两宗大哄矣。甲乙者，顺治十一、二年甲午、乙未也。于时奔走作调人者，有箬庵问、继起储；加入战团者，有远门柱、百愚斯；旁观者，居士则有黄梨洲，缙流则有藕益旭。柱著《摘欺说》，斯著《辟谬说》，今从略。

《宗统编年》“顺治十一年”条，载箬庵问《与继起储书》云：“自鼻祖西来，六传至大鉴，宗虽列五，派实两枝，药山得悟于马祖，而仍嗣石头，太阳寄托于浮山，而代付投子，两枝何尝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饮水，尚谓泥于文字语言，岂同为的骨儿孙，几欲操戈对垒，宁不为识者痛哭嗤笑乎！径山《严统》，有当严不严之弊，遂开不当严而严之衅，天皇、天王，其说已久，阙疑成信，著书立言之慎，固应如是。《会元》以南岳、青原，俱称大鉴第一世，足见古人之公。寿昌、云门，不忝为曹洞中兴之祖，有统系，无统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东苑隐德深潜，得栖霞而大阐，车溪一段公案，去

世不远，见闻当有公评，是是非非，法门关系，宁免纷争。独至藉力有司，世谛流布，此实下策，不得不为洞上诸公扼腕。栖霞、显圣，久系相知，径山复同法嫡血，自无坐视之理。昨至吴门，审知专遣座元，往还两间，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宁复有秉为法无私之公，如吾老侄禅师者乎！敬为前佛后佛，额手称庆。”

径山指费隐，寿昌指无明，云门指湛然，东苑指晦台元镜，栖霞指觉浪，显圣指三宜。吾尝谓称僧应称其名号，不称其所住院，盖寺院所同也，名号所独也。车溪公案，见《严统》凡例，亦攻击洞上石雨方者。继起储复费隐书云：“储频见诸方聚讼盈庭，纷纭溢路，未尝不寝食徬徨，抚髀浩叹。盖法门至今，譬之尪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击之剂，则元气顿尽，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归无竞之风，尽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虽赴汤蹈刃，亦所不辞。承绅士殷勤致恳，谓两家所信谅者，惟储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灵，俾法门不致瓦裂，则彼此幸甚。”结果卒将《严统》毁版，诤始寝。事后继起与姜伯璜书，言：“两宗角立，老僧与南涧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时即对天界浪兄、愚庵三兄曰：云门、法眼归青原，无减于南岳，归南岳，何损于青原，吾辈争之，尽成戏论。”当时济上往来书翰，悉以俗谛相称，如侄禅师、孙禅师之类，与洞上人相称则不然，以洞上世系有争论，两宗辈数不易比拟也。故此书兄觉浪、兄三宜，而箬庵与继起书，则称老侄，亦宗门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济上显学，当时尚有木陈，何以箬庵、继起出头，木陈不与？不知此事木陈本在被告嫌疑中，无调人资格。因木

陈曾撰《禅灯世谱》，列有两天皇，误与《严统》等，《云外泽语录》十四，有《妄刻〈续灯〉诸录说》曰：“慨自《禅灯世谱》行，而诸方所刻，将十余处，各各自誉为正传，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创丛林，立规矩，其志岂为欲己名之高挂传灯以为荣乎！为申习机锋语句求后昆之宗尚乎！谋寺院，闹门庭，祈子孙，如间巷庸俗之所为乎！今乃昧其性，而区区窃法门之名，以济其私，不知何所图而为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结交权贵，上章乞圣敕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统纪》、《续高僧传》，岂非圣敕颁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尚不能操其柄，况道脉乎！”云外，天隐修孙，亦木陈之侄禅师也，其言可谓直矣，然木陈不以为谤己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沕仰、云门、法眼三宗俱绝，存者惟临济、曹洞耳。近济宗依《五灯会元》附注，谓有两天皇道悟：石头所传之天皇，不再传而绝；其出为云门、法眼之天皇，则马祖所传者。于是南岳得四宗，青原仅一宗，以此而分优劣，至两家聚讼不已。弟常谓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云门、法眼，其宗既绝，犹过去之高门巨族也，吹已冷之焰，为扫室布席之光，则郭崇韬哭子仪之墓，又何怪乎！故两家是非，不必为之辩。”魏美汪沕，常与三宜往还。国变后不入城市者也。

《灵峰宗论》五之二，《复钱牧斋书》云：“济云斗诤，不啻小儿戏，阅《儒释宗传窃议》，可付一笑矣。”《宗论》五之

三，《儒释宗传窃议》云：“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庶几紫柏老人乎！寿昌无明师，亦不愧古人风格。今之争师资授受者，譬诸世主，身苟无道，天子不若匹夫，桀纣是也，今之虽有师承，颠覆如来教戒者，何以异此。苟得其道，匹夫竟开大统，汉高明太是也，今之虽乏师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灵峰蕩益，即居士钟始声，崇祯间曾辑《辟邪集》，攻天主教，后为僧，名智旭。其持论若此，故所举紫柏、无明，皆《严统》所指为未详法嗣者。而雄视当时之密云圆悟，反不在蕩益议中，蕩益可谓豪杰之士矣。

顺治十二年，蕩益及箬庵卒，十六年原告觉浪卒，十八年被告费隐亦卒，《严统》之争，已成陈迹。惟费隐卒后，继起继住金粟，竟因《严统》旧案，为居士盐官徐昌治所翹，致有赔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闻也。《无依道人录》卷下，《辛丑年纪事》云：“继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见，不谋于众，不闻于盐，奔走当事，为压服诸护法计。且继公曾受托，许藏老人《严统》板八百余块，及携板至灵岩，悉送杭州销毁，未免老人介意。但此《严统》内，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资刻成，以此推敲，进院迟至六月十五，方对张侗老招认刻还我板。因于十三十四日，挪金购一新做塔样，小而精巧，此时河涸，止可力荡。复捐工费作料，匠人，刻字人，写字人，一齐入山，造成费隐容禅师舍利衣钵之塔，明尊旧住持也。”无依道人即徐昌治，崇祯间辑《圣朝破邪集》，攻天主教，与钟居士《辟邪集》相呼应，固费隐信徒也。侗老张侗初鼎，曾著《甲乙倭变录》，《鮎埼亭集外编》有跋。此事可为《严统》一争之尾声。不意康熙七年，复有《晦山天王碑》之争。